

# 顏之推的期待——從《顏氏家訓·勉學篇》探其義蘊

李振興\*

## 壹、前　言

《顏氏家訓》大約是始作於北齊，而成書於隋代①。雖不能說是最早的一部家訓著作②，但如就內涵說，無疑地將是一部最為淹博通貫的撰述。顏氏在該書中，從居家教子起，逐漸向外開展，因而建立了他的家庭倫理觀，同時也更加強調了個人修養所應遵守的規範。如〈風操〉、〈慕賢〉、〈勉學〉、〈文章〉諸篇的提出，即為最具體的說明。

顏氏身處亂世，浮沈南北，耳聞目見，自非「更僕」可數。所歷既多，感慨遂亦系之，於是乃就其所悟所得，筆之以教家人。余讀其書，深為所感，茲僅先以其家訓中的〈勉學〉篇為範疇，草成此文，命曰「顏之推的期待」，借表一隅之見，請方家賜教。

---

\* 作者現為本所專任教授

① 見三民書局版新譯顏氏家訓導論。頁3。

② 以《顏氏家訓》為最早的著作者，為宋、陳振孫。其在《書錄解題》中說：「古今家訓，以此為祖。」而李翱所稱《太公家教》，雖屬偽書，而晉之杜預所著《家誡》，則當早於顏氏。見《四庫總目提要·子部·家雜類·顏氏家訓·卷二》下。

## 貳、義蘊探討

我們皆知，「讀書、學問，往大處說，不僅是為民族歷史的充實和延續，抑且是為傳統文化的開展與發揚；並可借以促進社會的繁榮與安定，人生意義的富厚與價值的提昇；更可以化戾氣為祥和，化愚昧為靈智。往小處說，不僅可作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石，同時也是開創事功、建立偉業所必具；並可借以影響人群的互相仿效與精進，使整個國家，展現出蓬勃奮發的朝氣。是以「勉學」的言論，不絕於史篇，不絕於聖哲賢傳。」<sup>③</sup>茲分述其義如次：

### 一、不學將終生受辱

顏氏首先用此「切要」之義，「啓悟」子弟<sup>④</sup>，其所強調者，並非人人必須如此，而社會的分工，本不能一致，人的智愚好尚，亦難以勉強，焉能以文士之業而加諸其餘？是以顏氏說：

人生在世，會當有業：農民則計量耕稼，商賈則討論貨賄，工巧則致精器用，伎藝則沈思法術，武夫則慣習弓馬，文士則講議經書。

據此，我們不難看出顏氏所強調者，乃為「人生在世，會當有業。」如此，方可免除遊手好閒之輩，不事生產，亂生事端。然而對其子弟言，則期以讀書為學。是以顏氏一則說：

多見士大夫，恥涉農桑，羞務工伎，射則不能穿札，筆則纔能記姓名，飽食醉酒，忽忽無事，以此銷日，以此終年。或因家世餘緒，得一階半級，便自為足，全忘修學，及有吉凶大事，議論得失，蒙然張口，如雲霧，公私宴集，談古賦詩，塞默低頭，欠伸而已。有識旁觀，代其入地。何借數年

<sup>③</sup>引拙著顏氏家訓勉學篇文話語。見三民書局版新譯顏氏家訓，頁166。

<sup>④</sup>「」中，為顏氏勉學篇中語。

勤學，長受一生愧辱哉！

再則說：

梁朝全盛之時，貴遊子弟，多無學術，……及離亂之後，朝市遷革，銓衡選舉，非復曩者之親，當路秉權，不見昔時之黨，求諸身而無所得，施之世而無所用，被褐而喪珠，失皮而露質，<sup>⑤</sup>兀若枯木，泊若窮流，鹿獨<sup>⑥</sup>戎馬之間，轉死溝壑之際。當爾之時，誠驚材也。有學藝者，觸地而安。自荒亂已來，諸見俘虜。雖百世小人，知讀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者，尚爲人師；雖千載冠冕，不曉書記者，莫不耕田養馬。以此觀之，安可不自勉耶？若能常保數百卷書，千載終不爲小人也。

顏氏身在黃門，所見不虛假。就是因其所見爲真人實事，是以感懷特深。而「黃金滿籯」，不如「教子一經」之念，時刻縈其腦際，所以他深深體會到富貴顯達的不足恃，真才實學的不擇地而爲人所重。昔日的貴顯子弟，淪馬「耕田養馬」，遠不如知讀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的小民「尙爲人師」。而尤其令人感到難堪無法忍受者，即居高位的士大夫，因其學僅足以「記姓名」，所以一旦遇有吉凶大事，議論對錯之際，便蒙然一無所知的翹起舌頭，發不出聲音，好像坐在雲霧中一樣，如遇公私宴會，大家談論古事，吟誦詩篇，他便低著頭，默不作聲，好似口被塞住，只有打呵欠、伸懶腰的分。有識之士，在一旁看到這種情形，恨不得替他鑽入地中。這能說不是一種奇恥大辱？是以顏氏極度地期盼他的子弟要多讀書，要多修習，以免「求諸身而無所得，施之世而無所用，被褐而喪珠，失皮而露質，……鹿獨戎馬之間，轉死溝壑之際。」所以他用期待的心情說：

<sup>⑤</sup> 被褐二句：謂外表貧困，內在無賢德，忘卻表面的威嚴，而露出內在的劣質。此顏氏反用老子、揚雄之言。《老子·七〇章》：「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」揚雄《法言·吾子篇》：「羊質而虎皮，見草而說，見豺而戰，忘其皮之虎矣。」

<sup>⑥</sup> 鹿獨：有二解：一謂鹿鹿無所依之意（盧文弨語）。一謂流離顛沛之意（郝懿行語。且謂或當時方言。）

夫明六經之指，涉百家之書，縱不能增益德行，敦厲風俗，猶爲一藝，得以自資。父兄不可常依，鄉國不可常保，一旦流離，無人庇廕，當自求諸身耳。

這話說的雖然有些現實，但以身經亂離的顏黃門而言，確爲由衷之論。俗諺說：「積財千萬，不如薄技在身。」誰又能說不對？惟顏氏認爲「伎之易習而可貴者，無過讀書也。」其所持理由爲：如能

明六經之指，涉百家之事，……自羲、農已來，宇宙之下，凡識幾人，凡見幾事，生民之成敗好惡，固不足論，天地所不能藏，鬼神所不能隱也！

因爲讀書，能識多見廣，不僅可多識人，而且又可多明事，而宇宙間的所有，無不可涵蓋於人、事之中，既於人、事有所識、有所見，誰又能有所藏，有所隱呢？以此應世，那也就可以心安理得、收放自如了。

## 二、惟學始可以安心行事

學，乃所以「增益德行，敦厲風俗，猶爲一藝，得以自資。」<sup>⑦</sup>這可說是最起碼的功用。套句現實的話說：「即爲謀生的本錢。」然而「學」，並不止於此，就本身來說，則有如金玉，經過磨治，方可煥發出光潔明麗；也有如木石，經過雕刻，方可展現美姿豔態，這乃是人人稱羨的。如本身具有大才，再經磨治雕琢，則將出類拔萃。以之爲將，則可直追孫、吳，以之執政，則可媲美管仲、子產。所以顏氏說：

脩以學藝，猶磨瑩雕刻也，金玉之磨瑩，自美其鑲璞，木石之段塊，自醜其雕刻。……必有大才，拔群出類，爲將則闇與孫武、吳起同術，執政則懸得管仲、子產之教，雖未讀書，吾亦謂之學矣。

「學」，不僅要學今人，而尤其當學古人。學今人，往往慕其名位通顯於時，

---

<sup>⑦</sup>爲顏氏勉學篇中語。

學古人，尤當體其德操之修爲。是以顏氏說：

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<sup>⑧</sup>，使子弟恭而學之，不知學古人，何其蔽也哉？……夫所以讀書學問，本欲開心明目，利於行耳。未知養親者，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，怡聲下氣，……未知事君者，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，見危授命，……素驕奢者，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，卑以自牧，……素鄙吝者，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，少私寡慾，……素暴悍者，欲其觀古人之小心融已，齒弊舌存，尊賢容眾，……素怯懦者，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，彊毅正直，立言必信，……歷茲以往，百行皆然。縱不能淳，去泰去甚，學之所知，施無不遠。

據此，使我們確然可了顏氏之所謂「學」，乃爲古今兼採，人我共鑑之學。不僅要成其博，而且要徹其行。如「但能言之，不能行之，忠孝無聞，仁義不足」<sup>⑨</sup>那就不足以成事了。而「忠孝仁義」，乃爲人行事的準則，捨此又焉可謂學？且此段文字，而尤其足以爲鑑者，即其中所寓因才而教之義，喜學者，當如何取人之長，補己之短，取人之豐裕，補己之不足！這層義蘊，尤可發人自省。

### 三、「學」，乃所以學做人，宜博覽與機要兼美

爲學、讀書的目的，就是爲了做人，此乃古今中外的學者，所一致強調的問題。儘管如此，而「學富五車」，「博覽群籍」，反不明做人之道的人，卻比比皆是。做人的範圍，固然包括人生的全部，然而連最起碼的修養都做不到的人，如不孝、不忠、不信、不義之徒，卻無地無之，豈不可歎！這不反而辜負了上天徒然賦予一個聰明的頭腦，徒然賦予一個伶牙利齒的嘴巴？！在表面上，說理講義，則莫之能比，究其實，而世間所有缺德、欺詐、奸巧之行，幾乎無所不爲。如此之輩，反以其所學，助長其作奸犯科的有利條件。我們看，歷代的大奸惡，何人不具有此種

<sup>⑧</sup>佳快：謂佳人美士，不同於流俗的人。引申有名位通顯之意。

<sup>⑨</sup>顏氏勉學篇語。

優越條件？又何人能正用其聰明智慧、而福國利民？古者固有人如是，今者又何嘗不然？如免於「徒託空言」之譏，則莫若篤行踐履，莫若博約兼具，爲一知行合一之人。是以顏氏說：

夫學者，所以求益耳。見人讀數十卷書，便自高大，凌忽長者，人疾之如讎敵，惡之如鴟梟，如此以學自損，不如無學也。

又說：

古之學者爲己，以補不足也；今之學者爲人，但能說之也。古之學者爲人，行道以利世也；今之學者爲己，脩身以求進也。

顏氏所見，古今如出一轍，儘管言之諄諄，而世間爲學之人，並未見有何許改進，仍然我行我素，乃至大放厥詞者，愈來愈眾，豈不可歎！因此，顏氏於學有一要求，他說：

夫學者，猶種樹也，春玩其華，秋登其實；講論文章，春華也；脩身利行，秋實也。

這意境對讀書人說，真是美到了極點。何以言之？試想，我們讀書爲學，如像在春天賞玩花朵一樣，那必然是情趣橫生，不倦不怠。以如是之態度、心情，讀書、治學，其所得不僅衆多，而且精深，體悟更能全面，自會「博覽與機要兼美」了。到達這種境界<sup>10</sup>，自然可以品正身修，其行自然也就能爲廣大人群謀取福祉，這不就像秋天豐收的果實嗎？至於爲學的時機，顏氏以爲愈早愈好，然而亦極度稱美晚學有成的人。所以他說：

人生小幼，精神專利，長成已後，思慮散逸，固須早教，勿失機也。……孔子云：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魏武、袁遺<sup>10</sup>，老而彌篤，

<sup>10</sup> 魏武、袁遺：魏武，即曹操。字孟德，御軍三十餘年，手不捨書，晝則講武策，夜則思經傳……。袁遺，後漢人，袁紹從兄、字伯業。曹操嘗說：「長大而能勤者，惟吾與袁伯業。」見《三國志·魏武紀》注引《英雄記》。

此皆少學至老不倦也。……公孫弘四十餘，方讀《春秋》，以此遂登丞相；朱雲亦四十，始學《易》、《論語》；皇甫謐二十，始受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皆終成大儒，此並早迷而晚寤也<sup>⑪</sup>。……幼而學者，如日出之光，老而學者，如秉燭夜行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。

這種主張和見解，將永為人生學習的指標。以今日言之，尤為切要。然而徒博而不知要，亦難於「濟功業」，必須「兼美」，方「無間焉」。是以顏氏說：

學之興廢，隨世輕重，漢時賢俊，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，上明天時，下該人事，用此致卿相者多矣。末俗已來，不復爾，……故士大夫子弟，皆以博涉為貴，不肯專儒。……問一言輒酬數百，責其指歸，或無要會。鄭下諺云：「博士買驢，書券三紙，未有驢字。」使汝以此為師，令人氣塞。聖人之書，所以設教，但明經文，粗通注義，常使言行有得，亦足為人；何必「仲尼居」即須兩紙疏義，燕寢講堂<sup>⑫</sup>，亦復何在？以此得勝，寧有益乎？光陰可惜，譬諸逝水，當博覽機要<sup>⑬</sup>，以濟功業；必能兼美，吾無間焉。

顏氏此番言語，啓悟後學，實非淺鮮。將炫博的病態，表露無遺。如為真理，當然非爭不可，當然非講明不可；如非關宏旨，像「燕寢講堂」之類，即使爭得勝利，辨別了對錯，又有何益？然而以當時學風言，已使顏氏大為不滿，深感非是，是以指出以戒小弟。他說：

<sup>⑪</sup> 公孫弘數句：公孫弘，漢、薛（今山東省滕縣）人。字季，年四十始學《春秋》，元朔中為丞相，封平津侯。待客寬厚，自奉節儉，武帝因之更加尊重。朱雲，漢、魯人。字游，少時任俠，年四十，折節從師。見《漢書·朱雲傳》。皇甫謐，晉、朝那（今甘肅平涼縣）人。字士安，自號玄晏先生，師事鄉人席坦，遂博通百家之言。見《晉書·皇甫謐傳》。

<sup>⑫</sup> 燕寢講堂：本指閒居之處，講習之所。由於講解《孝經》的人，對「仲尼居」句中的「居」字，說解不一，有的謂燕居之處，有的說是講堂的所在，各持一端，相爭不下。是以顏氏故有此語。見三民書局版新譯顏氏家訓，頁132，注29。

<sup>⑬</sup> 機要：謂機微精要。引申有要點、旨要之意。

俗間儒士，不涉群書，經緯之外，義疏而已。吾初入鄴，與博陵崔彥文交遊，嘗說《王粲集》中難鄭玄《尚書》事。崔轉儒者道之，始將發口，懸見排蹙，云：「文集只有詩賦銘誄，豈當論經書乎？且先儒之中，未聞有王粲也。」崔笑而退，竟不以《粲集》示之。魏收<sup>⑭</sup>之在議曹，與諸博士議宗廟事，引據《漢書》，博士笑曰：「未聞《漢書》得證經術。」收便忿怒，都不復言，取〈韋玄成傳〉，擲之而起。博士一夜共披尋之，達明，乃來謝曰：「不謂玄成如此學也！」

前文明「博而寡要」，此則言「陋而無知」，均爲爲學之大忌，吾人生今之世，宜當如何自勉，方可免於固陋之譏！

#### 四、明魏、晉以還，玄風大盛，然終「非濟世成俗之要。」

漢初文、景的行黃、老，自有其時代背景，然不久即被儒家所代替。魏、晉以降，何晏好老、莊言，與夏侯玄、王弼等提倡玄學，競尚清談，而影響所及，當時學者，乃至權貴，無不以此爲雅尚，如不談玄說虛，似乎不足顯示一己之高尚，然卻無法拋開名利之欲念，若與老、莊比況，相去何止千里！是以顏氏慨乎其言云：

夫老、莊之書，蓋全眞養性，不肯以物累己也。故藏名柱史，終蹈流沙；匿跡漆園，卒辭楚相，此任縱之徒耳。

所謂「不以物累己」，非拋棄名利而何？也惟有能徹頭徹尾地拋棄名利，心胸始能坦然，始能安於貧賤而順乎自然。老、莊不僅其思想如此，而其行尤其如此。是以有「無爲」之見，「齊物」之論，「逍遙」之遊。是以能「藏名柱史，終蹈流沙」；能「匿跡漆園，卒辭楚相」。然魏、晉以降之玄學家，能如是乎？是以顏氏說：

<sup>⑭</sup> 王粲數句：王粲，三國時魏，文學家。字仲宣，《隋書·經籍志·四》載有後漢侍中《王粲集》十一卷。懸，預先。排蹙，謂窘迫。魏收，北齊史學家，字伯起。喜屬文，著有《魏書》。見《北齊書·魏收傳》。

何晏、王弼，祖述玄宗，遞相誇尚，景附草靡，皆以農、黃之化，在乎己身，……而平叔（何晏）以黨曹爽見誅，觸死權之網也；輔嗣（王弼）以多笑人被疾，陷好勝之穿也；……夏侯玄以才望被戮，無支離臃腫之鑒也<sup>⑯</sup>；荀奉倩（荀粲）喪妻，傷神而卒，非鼓岳之情也；……嵇叔夜（嵇康）排俗取禍，豈和光同塵之流也？郭子玄（郭象）以傾動專（權）勢，寧後身外己之風也？……謝幼輿（謝鯤）贓賄黜削，違棄其餘魚之旨也<sup>⑰</sup>。彼諸人者，並其領袖，玄宗所歸。其餘桎梏塵滓之中，顛仆名利之下者，豈可備言哉！直取其清談雅論，剖玄析微，賓主往復，娛心悅耳，非濟世成俗之要也。

這番話，不僅道出了當時學風的崇尚，同時也道出了談玄者的用心。名為「清談雅論，剖玄析微」，終其目的，也祇不過是為了「賓主往復，娛心悅耳」罷了，絕「非濟世成俗之要」。到了梁世（南朝蕭梁），茲風尤熾，不惟談老、莊，抑且談周易，而梁武帝、簡文帝、梁元帝，更是當時的名角、主導者。君主既然倡行於上，而風氣也就自會形成於下，再加上博士的推波助瀾，而「化行都邑」，當為意料的事。是以顏氏說：

<sup>⑯</sup> 夏侯玄二句：謂夏侯玄因為才氣名望大，慘遭殺害，反不如支離疏的宿疾殘障、樗樹的臃腫不中繩墨（不合世用）而能終其天年。案：夏侯玄，字太初，三國魏人。曹爽輔政，官散騎常侍中護軍，以司馬師權重，玄欲奪之以輔政，事洩，被司馬師捕殺，並夷三族。見《三國志·魏志·夏侯尚傳》。支離疏，謂形體支離不全貌。疏，其名。見《莊子·人間世》。臃腫，此謂樗樹為不材之木，不僅盤曲不直，而且外表長滿像瘤的疙瘩。見《莊子·逍遙遊》。

<sup>⑰</sup> 嵇康等句：嵇康，三國魏人，性格曠達，博洽多聞，為竹林七賢之一。因拒絕司馬氏的徵召，被鍾會所誣害。見《晉書·嵇康傳》。和光同塵：謂隱藏光耀，混同塵俗。郭象，初不受召任官，閒居論文。後為東海王越太傅主簿。永嘉末病卒。見《晉書·郭象傳》。後身外己：先人後己為後身，忘我薄己後人為外己。謝鯤，晉·陽夏（今河南省太康縣）人。少即知名，有高識，放任曠達，好老、易，能歌善鼓琴。見《晉書·謝鯤傳》。贓賄黜削：謂因貪財而遭罷黜削職。棄其餘魚：意謂人不可貪心不知足。語出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。

洎於梁世，茲風復闡，莊、老、周易，總謂三玄。武皇、簡文，躬自講論。周弘正奉贊大猷，化行都邑，學徒千餘，實為盛美。元帝在江、荆間，復所受習，召置學生，親為教授，廢寢忘食，以夜繼朝，至乃倦劇愁憤，輒以講自釋。

談玄說虛，到達這種程度，捨國事而不聞，反以講玄求自釋，執迷如此，社稷又何能幸存！顏氏既有見於此，所以也就作了表白：

吾時頗預末筵，親承音旨，性既頑魯，亦所不好云。

話雖說得很客氣，然在骨子裏，卻不以為是。是以提示子弟，不可為此學所困。

## 五、列舉勤苦力學有成的學者，以資勵勉

由於顏氏耳聞目見既多，難免感慨系之於懷，故能深體為學的重要。世人每謂：「人不學，不知義。」當然豐功偉業的建立，更必須由學而致，這是人所共知的。不過顏氏所特別強調者，乃為「行義」之學。所謂「行義」，乃為其所當為，依理而為。由於「學」，可集古今人之聰明於一身，知其所不知，開悟其所昧，故能明理達義，以用於世。否則，即難免為世所譏了。顏氏於此，列舉了二則故事，以戒勉其家人。他說：

（北）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，容色憔悴，服膳減損。徐之才為灸兩穴，帝握拳代痛，爪入掌心，血流滿手。后既痊愈，帝尋疾崩，亦詔不見太后山陵之事。其性至孝如彼，不識忌諱如此，良由無學所致。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，則不發此言也<sup>⑪</sup>。孝為百行之首，猶須學以脩飾之，況餘事乎！

<sup>⑪</sup>徐之才：北齊人，善醫術，兼有機辯，累官尚書令，卒謚文明。見《北齊書·徐之才傳》。古人譏欲早死而悲之，事見《淮南子·說山》注：「夫欲其母之死者，雖死亦不能悲哭矣。」

又說：

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，本蠻人也。年十四、五，初爲閹寺，便知好學，懷袖握書，曉夕諷誦。所居卑末，使彼苦辛；時伺閒隙，周章詢請。每至文林館，氣喘汗流，問書之外，不暇他語。及覩古人節義之事，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。吾甚憐愛，倍加開獎。後被賞遇，賜名敬宣，位至侍中開府。後主之奔青州，遣其西出，參伺動靜，爲周軍所獲。問齊主何在，給云：「已去，計當出境。」疑其不信，歐捶服之，每折一支，辭色愈厲，竟斷四體而卒。蠻夷童卽<sup>18</sup>，猶能以學成忠，齊之將相，比敬宣之奴不若也。<sup>18</sup>

以上二則，說明行孝、盡忠，尚須致「學」，方可免「欲母早死悲哭」之譏，及賣主求榮之鄙。而世事之無不待學，何需多言？外此，顏氏又歷舉古今好學之有成者，借以誠勉其子弟。如梁元帝的少而知學，雖於疾病之中，亦不少輟。帝王尚且如此，「況其庶士，冀以自達者哉！」其次則列舉古人之勤學者如：蘇秦的勤奮讀書，以錐刺股。文黨的有意遠學，投斧受經以見志。孫康家貧，常在夜晚映雪勤讀。車胤家貧，夏夜以袋囊螢苦誦。兒寬傭工帶經，於田間鋤草休息時，展書誦習。路溫舒於牧羊時，取澤中蒲葉成簡編次以寫書。劉綺買荻寸斷燃明以夜讀。凡此，無不由於勤苦不輟而有所成。而尤其難得、令人讚服者，乃爲南朝梁時的朱詹，「世居江陵，後出揚都，好學，家貧無資，累日不爨，乃時吞紙以實腹。寒無氈被，抱犬而臥。犬亦飢虛，起行盜食，呼之不至，哀聲動鄰，猶不廢業，卒成學士，官至鎮南錄事參軍，爲孝元所禮。」<sup>19</sup>此例不僅罕見，而尤其感人。俗語說：「精

<sup>18</sup>後主之奔青州：後主，指北齊帝高緯，在位十一年。參伺，謂窺伺參候。支，通肢。卽，音關，孩童束髮成兩角的樣子，引謂幼稚之童。齊之將相二句：謂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，封輔相，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，西奔投降周師事。見《北齊書·卷八·幼主紀》。

<sup>19</sup>文黨，字翁仲，未學之時，與人俱入叢林，謂侶人曰：「吾欲遠學，先試投斧高木上，斧當掛，乃抑投之，斧果上掛，因之長安受經。」見《北堂書鈔·卷九十七·藝文部三·好學》。兒寬，即倪寬。見《漢書·兒寬傳》。路溫舒，字長君，父使牧羊，溫舒取澤中蒲，裁截成小簡，然後加以編次，用以寫書。見《漢書·路溫傳》。飢虛，謂腹中空虛飢餓之意。飢，一作饑。

誠所至，金石爲開。」勤苦至此，其成就當爲意中之事。其他尚有一位以嗜好讀《漢書》聞名的臧逢世，「年二十餘，欲讀班固《漢書》，若假借不久，乃就姊夫劉緩、乞丐客刺書翰紙末，手寫一本，軍府服其志尚，卒以《漢書》聞。」這種作爲，洵可謂爲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了。凡此，無不爲顏氏所聞所見，而感發於胸次，筆之以教子弟者。意在提示子弟們，讀書要專一，心無旁騖，克服一切困難，不達目的總不罷休，其用心可謂至深且遠了。

## 六、平居從於學，當以先王之道是務

當北齊被北周滅亡之後，顏氏可能有一段時間家居的生活，其長子思魯以「家無積財」，又需「勤勞於經史」的課業，以致不能善盡所有的力量，以達奉養之心，而有不安之意。於是顏氏則大加開導他們說：

子當以養爲心，父當以教爲事。使汝棄學徇財，豐吾衣食，食之安得甘？衣之安得暖？若務先王之道，紹家世之業，藜羹縕褐，我自欲之。

顏氏的這番話，不僅表白了一位父親的用心，同時也揭露了天下父母的用心。直到現在，我們尚不時可聽到一般父母們，爲子女籌措學費的時候說；「只要你們好好用功念書，即使再辛苦，就是賣褲子，我也要供你們上學！」這是多麼感人的言語？又是多麼深長的期待！顏氏「家無積財」，可見他爲官清廉。不欲長子棄學「徇財」，可見他安貧。至於他希望其子能「務先王之道，紹家世之業」，他個人卻抱持「藜羹縕褐，我自安之」的處世態度，這大概就是所謂先王之道的「君子固窮，以及「窮則獨善其身」的境界吧！由此亦可窺顏氏認爲「務先王之道」的學，不可廢的原因。無形中，也提示了其子弟讀書的方向與處世的態度。

## 七、提示讀書為文之法

關於讀書、爲學的重要，以及爲學的方向、處世的態度，在前文中，均已陸續言及，而且多以其一己的見聞、感悟、切身體驗爲範疇，尤其難得的是以當代的事例居多。用鮮活的事例，以明情理的必然，最易感人，也最易使人接受。顏氏的用

心，我們是可以體會的。至於讀書、為文之法，則顏氏提出了多問與眼學。是以他說：

《書》曰：「好問則裕。」《禮》云：「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」蓋須切磋相起明也。見有閉門讀書，師心自是，稠人廣坐，謬誤差失者多矣。

「閉門讀書，師心自是。」這正是一般讀書人的通病，治此病之良方，就是多問，多討論，多思考。「好問則裕」，語出《尚書·仲虺之誥》，意謂喜好向人請教，因有所得，故能豐裕充足。「獨學」二句，語出《禮記·學記》，意謂獨自學習，不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討，便會學識淺陋，見聞不廣。「師心自是」，就是固執己見，自以為是。如是又如何能「多聞」呢？又如何能發覺一己的錯誤呢？顏氏不惟說明其理，而且列舉實例。茲擇要敘述如次：

- 1.《穀梁傳》僖公元記載，當公子友與莒子相搏鬥時，左右的人大聲叫「孟勞」來提醒公子友。「孟勞」是魯國的寶刀名，在《廣雅》中也有記載。可是最近在北齊有一位叫姜仲岳的人卻說：「孟勞，是公子友的侍衛，是一位大力士，魯國人把他當寶貝一樣的看待。」後知其誤，才羞慚地脹紅著臉，表示佩服。
- 2.《三輔決錄》記載說：「靈帝殿柱上寫著：『堂堂乎張，京兆田郎。』」這是實引《論語·子張》文，偶以四字為句，來品評京兆人田鳳。意謂今京兆尹田尚書郎，與孔子弟子子張，均容貌端正堂堂。可是卻有一位才智之士，竟然說：「當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相貌堂堂。」後來經過思考探究，才愧悔不已。
- 3.江南有位世族有權勢的人，讀了誤本《蜀都賦注》，竟把「蹲鷗作芋字解」的「芋」字，誤為「羊」字，有人饋贈羊肉，回信答謝說：「饋贈蹲鷗」。全朝中的人，都感到驚異，不解所指是何事類，後來經過很久一段時間的反覆探討，才知道原來如此。
- 4.《漢書·王莽傳贊》說：「紫色蟻聲，餘分閨位。」這是說以假亂真的意思。有一位才俊之士，自稱對史學很有研究，名譽身價非常高，竟然說；「王莽不但突眼闊嘴，同時也是紫色蛙聲。」其實《漢書·贊》所載之義是：紫為閨色，即不

正之色；攏、即蛙字。繩聲，謂邪音、淫聲，淫邪的樂聲，當非正曲。「餘分閏位」，謂夏曆（農曆）的閏月。積歲月的餘分馬閏月，故閏位引申為不正之位。

類此情形尚多，茲不備舉。僅此亦可見「好問」與「討論」的重要了。其次我們談為文所當注意之事。顏氏於此，提出「眼學」二字，作為「製文」之法，他認為：

談說製文，援引古昔，必須眼學，勿信耳受。江南閭里間，士大夫或不學問，羞為鄙朴，道聽塗說，強事飾辭。

這的確為文的一大弊病。如用辭不當，或引古失實，不僅張冠李戴，抑且貽笑大方，洵可謂為「失之遠矣」了。因在江南梁時，有的士大夫，不願實地的去學習，又羞於用樸實粗俗的言詞，所以只好運用沒有根據的傳說，想盡辦法，生硬地將言詞說得文雅，合於故實。顏氏於此，亦舉有例證，茲摘述數端如下：

1. 將抵押說為周、鄭。此取《左傳》隱公二年所載「周、鄭交質」以為說。質謂人質，以人為抵押品。所以他們取以作為抵押品的代稱。
2. 上荊州必說上陝西。案：〈荊州記〉：「元嘉中，以京師根本之所寄，荆楚為重鎮，上流之所總，擬周之分陝，晉、宋以降，此為西陝。」<sup>②〇</sup>又胡三省注資治通鑑說：「蕭子顯曰：『江左大鎮，莫過荆、揚，弘農郡陝縣，周二伯主諸侯，周公主陝東，召公主陝西，故稱荊州為陝西。』」<sup>②一</sup>
3. 下揚州，則說去海部。案：漢初的廣陵，本兼臨淮在內，枚乘〈七發〉曾言及廣陵潮。從漢到六朝的揚州，更領有三吳，均為濱海的地區，不得說揚州不濱海。所以當時取之以為說。
4. 這及錢，則稱孔方。此因晉、魯褒在其所著《錢神論》中，有；「親愛如兄，字曰孔方」的記載，故取「孔方」為錢的代稱。
5. 其他像以仲宣（王粲字）為王姓的代稱，以公幹（劉楨字）為劉姓的代稱，均為當時所喜用。

<sup>②〇</sup>見《太平御覽·一六七·州郡部·一三》；引「盛弘之〈荊州記〉」。

<sup>②一</sup>見資治通鑑卷一三〇·宋紀十二·明倫本六冊，頁4080。

類此者尙多，茲不備舉。就以上這些例證說，我們實在看不出雅在何處，如果有的話，也只不過是牽強附會，故作姿態罷了。這種捕風捉影的說法，儘管不恰當，不妥貼，然而尙且有風可捕，有影可捉。至於以「富有春秋」為「高年」的代稱，那就是根本的錯誤了。案：《後漢書·卷四十三·樂恢傳》：「上疏諫曰：『陛下富於春秋。』」注：「春秋，謂年也。言年少，春秋尙多，故稱富。」其義適與「高年」相反。似此「道聽塗說」之言，焉能取用？顏氏以「必須眼學，勿信耳受」為子弟戒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

## 八、讀書當以識字為本

顏氏於當時，目睹一般讀書人，只注重字音，不注重字形字義，有捨本逐末之失，是以慨乎其言。他說：

夫文字者，墳籍根本，世之學徒，多不曉字，讀五經者，是徐邈而非許慎，習賦誦者，信褚詮而忽呂忱；明《史記》者，專徐、鄭而廢篆籀，學《漢書》者，悅應，蘇而略蒼、雅。不知書音是其枝葉，小學乃其宗系。至見服虔、張揖音義則貴之，得《通俗》、《廣雅》而不屑。一手之中，向背如此，況異代各人乎<sup>22</sup>？

這番話，不僅說明了當時的學風，同時也表白了一時的好尚。如果我們就時代

<sup>22</sup>是徐貌句：謂以徐貌所撰《五經音訓》為是，以許慎所撰《五經異義》、《說文解字》為非。信褚詮而忽呂忱：案：《隋書·經籍志·四》：「《百賦音》十卷。」注：「宋御史褚詮之撰。」又《經籍志·一》：「《字林》七卷。」注：「晉弦令呂忱撰。」悅應、蘇句：應即應劭，東漢人，字仲遠，撰《漢書集解音義》二十四卷。見《隋書·經籍志·二》。蘇，謂蘇林，三國魏外黃人，字孝友，博學，多通古今《字指》。見《三國志·魏書·卷二十一·劉劭傳》。蒼，謂《三蒼》，亦作《三倉》。雅，謂《廣雅》，魏博士張揖撰。見服虔句：服虔，南朝梁人（非漢服虔），有《杜預音》三卷，《高貴鄉公春秋左氏傳音》三卷。見《隋志·卷三十二》。又撰《通俗文》一卷。見《隋書經籍志·一》。張揖，後魏，清河人，字稚讓。撰《埤蒼》、《古今字詁》，已佚。今存《廣雅》三卷。見《隋書·經籍志·一》。通俗，即服虔撰之《通俗文》。

背景予以探討，這可能是由於漢人的專意於訓詁考證，欲恢復經籍的原貌，而無及於字的音讀。至此，讀書人，可能有很多字音，不知其讀音，所以「字音」的著作，才像雨後春筍般的紛紛應運而生。然而過與不及，均不能說是，是以顏氏乃有此論。

文中所涉及的學者，其著作：徐邈撰《五經音訓》，許慎撰《五經異義》、《說文解字》。褚詮，即褚詮之，此為略稱，撰《百賦音》十卷。呂忱撰《字林》七卷。徐、為徐廣，字野民，撰《史記音義》十二卷。鄒，即鄒誕生，撰《史記音》三卷。應、為應劭，撰《漢書集解音義》二十四卷。蘇、謂蘇林，博學，多通古今《字指》，凡諸書傳文間危疑，林皆加以釋解。蒼，謂《三蒼》，有二說：一為漢初合秦李斯撰〈倉頡篇〉、趙高撰〈爰歷篇〉、胡母敬撰〈博學篇〉為一，稱為《三蒼》。一為魏、晉間人，又將〈倉頡篇〉，和西漢末揚雄的〈訓纂篇〉、東漢賈鮒的〈滂喜篇〉合稱為《三倉》。（案：蒼·一作倉）雅，謂《廣雅》，魏博士張揖撰。此處的服虔，乃南朝梁人，撰《杜預音》三卷，《魏高貴鄉公春秋左氏傳音》三卷。這裡的通俗，即指南朝服虔所撰的《通俗文》。我們檢閱以上學者的撰著，凡為音義，皆為時人所重，如非為音義，則為時人所輕，即使服虔一人的撰著，亦輕其《通俗文》，而重其《杜預音》、《左氏傳音》，這也就難怪顏氏慨歎其「手中所掌握的同一人的著作，好惡尚且如此，更何況是不同時代每一個人的著作」呢！

## 九、惟博學，方可明通、解惑；博而能約，始能合於日用

顏氏不僅主張博聞，而且尤其注意於日常應用之學。這種巨細靡遺的為學態度，確實非常難得。在以下的各段文字中，甚能顯示他在這方面的成就。他說：

夫學者貴能博聞也。郡國山川，官位姓族，衣服飲食，器皿制度，皆欲根尋，得其原本。至於文字，忽不經懷，已身姓名，或多乖舛，縱得不誤，亦未知所由。

這番話，說是博約兼及的表白。大至郡國山川，小至私人姓氏，均在涉獵之中

，但一般人，往往僅注意其大者，而忽略其小者。可是就知識來說，應是全面性的，讀書多，見聞廣，方能如是。如平日與人閒談時，我們在不經意中，每每會發現某人的博學廣知，羨歎不已，顏氏在這方面，就讓我們有這種感覺。茲舉述其要如次：

1. 在用字方面—由於「忽不經懷」，不是錯誤百出，就是不知所由。如當時世人爲子取名，「兄弟皆山傍立字，而有名峙者；兄弟皆手傍立字，而有名機者；兄弟皆水傍立字，而有名凝者。名儒碩學，此例甚多。」<sup>23</sup>

這種習俗，即使現代，仍有很多家族在沿用，以便區別其輩分。於此，我們仍要贅言者，就是所謂的「名峙」、「名機」、「名凝」，與「山傍」、「手傍」、「水傍」的不協調，那也就是說，既爲「山傍」、「手傍」、「水傍」，就一律要從山、從手、從水，方合律則，方爲協調。而當時何以出現這種情況？原來在顏氏那個時代，字形的寫法，很不一致，如「峙」字，本從止作「峙」，而俗訛作「峙」（案：今則積非成是矣。見《說文》）「機」，俗書作「機」，「機」字本不從手。「凝」，俗誤作「凝」，世人不察，故顏氏譏之。

2. 在地名方面—當時上艾縣（故城在今山西省平定縣東南）東數十里，有一獵閭村。晉陽（今山西省太原縣治）東百餘里亢仇城附近、有一個地方、不知其名。同時這兩個處所，是屬那一縣管轄，經查古今書籍，皆不能知曉。顏氏檢《字林》、《韻集》二書，始知獵閭，舊名獵餘聚，亢仇附近地舊名饅飢亭，全屬上艾縣管轄。於是這個問題，才得以圓滿的解決。當時太原的王劭，正欲撰寫鄉邑記注，聞知此二名之後，非常高興。

3. 在古今字方面—(1)顏氏說：「吾初讀《莊子》：「魄二首」，《韓非子》曰：「蟲有魄者，一身兩口，爭食相齧，遂相殺也。」茫然不識此字何音，逢人輒問，了無解者。案：《爾雅》諸書，蠶蛹名魄，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。後見《古今字詁》，此亦古之虺字，積年凝滯，豁然霧解。(2)又說：「嘗遊趙州，見柏人城北有一小水，工人亦不知名。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：「泊流東指。」眾皆不識。」

<sup>23</sup> 「」中文字，爲顏氏勉學中語。經懷，注意、留心。

吾案《說文》此字古魄字也。泊，淺水貌。此水漢來本無名矣，直以淺貌目之，或當即以泊爲名乎！」

由此二則記載，使我們可以體悟顏氏平日讀書，即使一字之音，亦不輕易放過。不知即問，這正應了他自己所說「好問則裕」的話。顏氏不僅以之誠其子弟，而且本身就是一位實行者。至於遇到不知名之事物，亦牢記在心，於閱覽之際，隨時留意，往往能「見人之所不見」，所以他能發現「泊」即「魄」之古字。案：今《說文》無「泊，古魄字」，郝氏懿行云：「今本《說文》魄下無泊字，蓋闕脫也，當據補。」所言甚是。

4. 在字義方面—(1)顏氏發現世間往來的書信中，多使用「勿勿」二字，相承就是如此，但不知其由來。有人亂說這是「忽忽」二字的殘缺。但顏氏檢《說文》卻有所得。他說：

案：《說文》：「勿者，州里所建之旗也，象其柄及三旂之形，所以趣民事。故恩遽者稱爲勿勿。」

於所不知，即求其知，這是學者的本色。積學之士，尤能如此。案：趣民事，今《說文》無「事」字。趣，段注：「疾也。」故恩遽者稱爲勿勿句，今《說文》作「故遽稱勿勿。」恩遽，急速、急遽的樣子。恩，一作勿、忽、忿。又案：「勿勿」亦作勉勉解。《禮記·禮器篇》：「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。」注：「勿勿，猶勉勉也。」又《大戴禮記·曾子立事篇》：「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。」注同。(2)當顏氏在益州時，一天與數人同坐閒聊，初晴的日光，特別明亮，見地上發出小光，便向左右請問說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有一個當地的童僕看了以後回答說：「是豆逼。」大家聽了相視感到驚奇，不了解所說是什麼意思，讓他拿來看看，竟是一粒小豆。盡訪蜀中人士，把粒稱呼爲逼，當時沒有人了解。於是顏氏說：

《三蒼》、《說文》，此字自下爲匚，皆訓粒，《通俗文》音方力反。」眾皆歡悟。

「豆逼」之義，當時人皆不解，然童子所言之「逼」，適與「自」同音，「豆逼」既爲豆粒，顏氏馬上悟解「逼」即「自」字的諧音，而「自」正作「粒」解。

故有此悟。如不熟讀字書，恐難有此了解。案：《說文·皂部》：「皂，一粒也。」《廣韻·職韻》：「皂，皂粒。」又案：皂有<sup>ㄊ</sup>，<sup>ㄓ</sup>，<sup>ㄊㄢ</sup>三音。其義亦各不同。

5.在物名方面—(1)愍楚（之推次子）的連襟竇如同，從河州帶回一隻青色的鳥，柔順得令人喜愛，世俗都以「鵠」來稱呼牠。顏氏卻不以為然。他說：

鵠出上黨，數曾見之，色並黃黑，無駁雜也。故陳思王〈鵠賦〉云：「揚玄黃之勁羽。」試檢《說文》：「鵠雀似鵠而青，出羌中。」《韻集》音介。此疑頓釋。

顏氏以目所見之鵠，不與此世俗所呼之鵠同，故疑而辨之，並以曹植〈鵠賦〉與《說文》所載為證，以釋眾誤。雖一鵠雀之名，亦不放過，由此也就可見其為學的態度了。(2)自南朝梁入呼蓴菜為露葵之後，遂不復分。顏氏深以為非。他說：

承聖中（梁元帝年號，西元五五二年為承聖元年），遣士大夫聘齊，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：「江南有露葵否？」答曰：「露葵是蓴，水鄉所出，卿今食者，綠葵菜耳。」李亦學問，但不測彼之深淺，乍聞，無以覈究。

案：蓴菜，又名水葵。生淺水中，嫩葉可食，質滑味美，秋日更生新葉，露葵有二解：其一，即蓴菜。此稱蓋由梁人混稱所致。其二，即葵菜，又名冬寒菜。《古文苑·宋玉·諷賦》：「烹露葵之羹。」又《本草綱目·草部·葵》：「古人採葵，必待露解，故曰露葵。」《古樂府·長歌行》：「青青園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」此詩所言與《本草綱目》相合。《說文》：「葵，菜也。」又名為冬葵，二年生草本，嫩梢、嫩葉作蔬菜，種子全入藥。元、王禎《農業》卷八：「葵為百菜之主，備四時之饌，本豐而耐旱，味甘而無毒。……誠蔬茹之上品，民生之資助也。」顏氏所謂之「露葵」，蓋指此而言，並非蓴菜。

6.在避諱方面—顏氏嘗與思魯的姨丈彭城人劉靈閒坐聊天。他的幾個兒子在旁陪侍，顏氏於是就問他們說：

凡字與諮議<sup>②</sup>名同音者，其數多少，能盡識乎？」答曰：「未之究也，請導示之。」顏氏曰：「凡如此例，不預研檢，忽見不識，誤以問人，反爲無賴所欺，不容易也。」因爲說之，得五十許字。諸劉歎曰：「不意乃爾！若遂不知，亦爲異事。」

由這段對答，可知當時對於避諱，非常講究，子女對父親名諱的同音字，要確知熟記，以免爲「無賴」所詐欺。此話雖對劉氏兄弟所說，但也無異誠勉其子弟，在這方面是不容輕忽的。

#### 十、校讎洵為不易，所許者，僅揚雄、劉向二人

書籍流傳一久，就難免譌舛乖誤，雖一字之差，一筆之誤，其關係卻非同小可。如漢、劉歆《移太常博士書》：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欲以爲宮，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；……書十六篇，天漢之後，孔安國獻之，遭巫蠱倉卒之難，未及施行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亦載其事說：「古文尙書出孔壁中，孔安國悉得其書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，安國獻之，遭巫蠱事，未列於學官。」然考諸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則謂「安國爲今皇帝博士，至臨淮太守，早卒。」，太史公親從安國問故，所記當爲可信。然於自序中又謂：「予述黃帝以來，至太初而訖。」那末，安國之死，一定是在太初以前無疑。可是巫蠱之難，乃在武帝征和元年、至二年始結束。距安國之死，已經很久了，何能獻書？這當然是一件可疑的事。逮閻若璩撰尙書古文疏證，始據荀悅《漢紀》所載：「武帝時，孔安國家獻之。」得以證明獻書的人非孔安國，而是其家人。僅此一「家」字，即可補《漢書》之漏，以釋千古之疑。由此可知，載籍誤奪一字關係之大。

又如《後漢書·鄭玄傳》載〈戒子益恩書〉云：「吾家舊貧，不爲父母昆弟所容。」「考鄭代漢末大儒，學成甚早，袁宏《後漢紀》稱其造次顛沛，非禮不動，自不應不見容於家人，必《漢書》有誤字無疑也。清、乾隆季年，阮元視學山東，

<sup>②</sup> 諮議：官名。指劉靈。《隋書·百官志上》：「皇弟、皇子府，置師、長史，… … 諮議參軍。」顏氏不便直呼劉靈之名，所以稱呼他的官名。

展省鄭墓，傷其圮阤而修復之，於積沙中，得金，承安五年（章宗年號，為西元一二〇〇年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文，但云：「為父母群弟所容」，無「不」字。乃知范書實衍「不」字。阮元且為之說曰：「為父母群弟所容者，這徒學不能為吏以益生產，為父母群弟所含容也。」自此說出，不特可以刊正范書，且進能昭雪先賢心迹，有裨於學術甚大。」<sup>25</sup>

又如《禮記·王制》：「虞庠在國之四郊。」後世鈔書者，增「四」字一畫，則譌「西」郊。孫志祖《讀書脞錄續編》始據《北史·劉芳傳》所引訂正之。且謂《祭義》：「天子設四學，當入學而太子齒，鄭注：「四學謂四郊之虞庠也。」《正義》引皇氏云：「四郊虞庠，四郊皆有虞庠。」則今本經文西郊為四郊之譌，無疑。」<sup>26</sup>即顏氏亦於文中自云：「元氏<sup>27</sup>之世，在洛京時，有一才學重臣，新得《史記音》<sup>28</sup>而頗紕繆，誤反「顚頸」字，「頸」，當為許錄反，錯作許緣反，遂謂朝士言：「從來謬音專旭，當音專翻耳。」此人先有高名，翕然信行，期年之後，更有碩儒，苦相究討，方知誤焉。」

據此，更可知由於一字之誤奪、誤衍，或一筆之差，或據誤本誦習，其影響之大。另外對我們的啓示則為：讀著當實事求是，不可崇拜名人、權威。於此，即為一驗。由於校讎的不易，關係又非同小可，是以顏氏提示告諭其子弟說：

校定書籍，亦何容易，自揚雄、劉向，方稱此職耳。觀天下書未編，不得妄下雌黃。或彼以為非，此以為是；或本同末異，或兩文皆欠，不可偏信一隅也。

此言不僅為有得之見，於校讎來說，洵可謂為不易之論。

<sup>25</sup> 見張堯安撰《廣校讎略》。載《古今圖書集成讀21典·經籍典》頁78~79。

<sup>26</sup> 同<sup>25</sup>

<sup>27</sup> 元氏：即北魏拓跋氏。亦稱元魏、或拓跋魏。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正月，下令改拓跋姓為元氏。見《魏書·高祖孝文皇帝紀》。

<sup>28</sup> 史記音：書名，梁輕車錄事參軍鄒誕生撰。見《隋書·經籍志·二八》。

<sup>29</sup> 宋本沈揆跋語。見三民書局新譯顏氏家訓附錄四，頁453。

## 參、結語

讀書、學問，乃終生之事，而且愈學愈感不足，愈覺知識的無窮。凡從事學術探究的人，似乎都會覺得，如從事古學，就難免略今，如嚮往科技，就無暇人文。而兼之者，雖不敢說絕無僅有，以言造詣精邃，並能獨領風騷，那可就有待適權了。顏氏生於距今千餘年前的南北朝時代（西元五三一年），就學術領域言，尚不及今日之繁博，然就人文來說，顏氏在這方面的造詣，可說是相當淹博了。由文中「辯析援證，咸有根據，自當啓悟來世，不但可訓思魯、愍楚輩而已」<sup>28</sup>的記載以觀，我們說他為一學問淹博之士，自非溢美。

近人楊樹達先生讀顏氏家訓後序也說：「顏黃門博學多通，浮沈南北，飫嘗世味，廣接名流，既以身丁荼蓼，思欲貽訓子孫，乃本見聞，條其法戒，言必有徵，理無虛設，故能親切有味，亹亹動人。」<sup>29</sup>我們僅僅讀了〈勉學〉一篇之後，已經就有這種體認，如能綜貫全部家訓篇章，獲益將不知凡幾。筆者本欲將〈勉學〉、〈文章〉二篇合併撰述，因篇幅過大，只好暫時割愛，他日再作補贅。茲綜合前文，我們認為有以下的話要說：

第一、作者於本篇，除強調了讀書的重要外，最難能可貴的，就是展現了當時世俗的風尚，一般知識分子，多習而不察，道聽塗說，人云亦云。充分暴露了士大夫的不學無術，孤陋寡聞。

第二、在當時的著作方面，流行音義的撰述。這或許是時代背景使然，可是一味地偏崇，又豈是為學的正途？就是因為一般人不翻檢字書、韻集、爾雅、通俗文一類的著作，所以才師心自用，以非為是，以新是尚了。

第三，我們在字裏行間，可以發現顏氏的所以博識廣聞，這固然與他浮沈南北的生活領域，隨時留意、請問、翻檢有關，可是他的真知灼見，未始不為一主要因素。如他在文中一再提及《三蒼》、《說文》、《韻集》、《爾雅》、《通俗文》

<sup>28</sup> 見三民書局版新譯顏氏家訓附錄十七，頁488。

等一類的著作，亦往往從這些書中，得到疑而難決的答案，這不可顯見其好學求真嗎？如他在益州時，就一童僕所言「豆逼」之事，竟悟想到《說文》中的「皂」字，而解除了當時眾人的疑慮。如他不熟讀字書，又如何能有這樣的悟解？文中有關「皂」字的說明，反而可以彌補今本《說文》的脫漏，這能說不是貢獻？

第四，書籍的傳鈔，錯誤在所難免，附注的變為正文，往往而有，如不加校讎，以譌傳譌，是非莫辨，豈可為學？是以顏氏於此，特別強調其重要性。自古以至於顏氏，學者雖多，而為其所許者，僅楊雄、劉向二人而已。於此，亦可見校讎的不易。否則，信口雌黃，隨便改易，妄所是非，就難免貽人以口實了。顏氏為學之慎，於此可見。如他在用字、地名、字義、物名等方面，有的可以糾正當時的錯誤，有的可以提供正確答案，這些記載，無形中彌補了正史的不足。而尤其是在當時的習尚方面，如「上陝西」、「下海部」、「仲宣」、「公幹」之稱，這對文化史的寫作，是否也有一些幫助？而「鹿獨」一辭的使用，更可使我們了解到此為一方言的流行。凡此所載，而期勉之意，不也就寓於文字中了嗎？

第五、在思想上，他對談玄說虛，大闡老、莊思想的學者，表示了極度的不滿之意。我們在本文「四」中，已作了說明。由此不僅可知玄學興起的原因，而六朝玄風的大盛，於此亦可洞鑑。老莊之旨，既為全真養性，不以物累己，然而魏晉南北朝闡其說的人，卻往往因爭權勢、貪貨財而殞其生，這那能算是老莊的信徒？！而尤其是梁元帝，因講授三玄而亡其國，溯之魏、晉，亦由於清談不旋踵而傾覆其社稷。如無真知灼見，融貫其旨，焉能說出如此發人深省的言論？這些話，也確實可以彌補此一時期、學術發展史上的不足。

第六、在讀書、治學方法的細節上，亦能兼及。如手到、眼到、文字、韻集、爾雅的講求，「好問則裕」、「獨學無友，孤陋寡聞」的提撕，在在都顯示了一位老人，對於子弟由衷的關愛之情。由於這些言語，都出於顏氏的見聞所得，生活體驗，治學所悟，再以期待、惕勉、關懷的口氣說出來，就使人覺得格外感動、真切、而意味深長了。

